

曲 艺

一只鸡

吉林人民出版社



曲 藝 集

一 只 鷄

“說演彈唱”編輯部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長春

內 容 簡 介

这是一本反映现实生活的演唱集子，包括二人轉、演唱等四篇作品。

“一只鷄”描写赵二嫂在新年前夕錯杀了社里的鷄，引起丈夫誤会，經赵二嫂說明，解除誤会，两人又將自家鷄償还給社里。

“农村开遍幸福花”通过姑侄久別重逢后的暢談，描繪出了新社会农民的幸福生活和农村的美丽远景。

“还是他好”宣揚了以社会主义道德标准挑选爱人的新思想。

“婆媳俩”通过未婚媳妇說服婆婆的故事，表揚了社員爱国的集体主义思想。

这些作品，題材新穎、形式活泼，适于閱讀和表演。

一 只 鷄 (曲艺集)

“說演弹唱”編輯部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設春市斯大林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吉林省分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張: 1 $\frac{1}{4}$ 字数: 28千字 印数: 5,000册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T 10091 · 128

定价(5): 0.11元

目 录

一只鷄 (二人轉)	李万軍 (1)
农村开遍幸福花 (二人轉)	晓 紅 (10)
还是他好 (二人轉)	白万程 (21)
婆媳俩 (演唱)	温冶冰 (33)

一 只 雞 (二人轉)

李 万 軍

- 男： (胡胡腔) 青山綠水遍地開紅花，
女： 男女老少眉開眼笑笑哈哈。
咱們農村實現了合作化，
靠山莊一片好莊稼。
- 男： (喇叭牌子) 苞米棒子好象油瓶大，
女： 谷穗好象狗尾巴。
- 男： 金黃豆，粒粒圓，
女： 高粱紅的賽朱砂。
- 男： 社員个个心歡喜，
女： 割的割來拉的拉。
- 男： 頂着星星把場打，
女： 月下大雁叫嘎嘎。
- 男： 選出好糧先把公糧送，
女： 勞動果實也分到家。
- 男： 社員收入都比往年好，
合： 全社的老少笑哈哈。
- 女： 立冬之後搞副業，
男： 網魚打獵修堤壩。
- 女： 光陰似箭過的快，
男： 轉眼來到臘月二十八。
- 女： 殺豬宰羊多熱鬧，
男： 迎春的炸炮响乒乓。

女：花开朵朵难細表，

男：（武嘎嘎）单表村东老赵家。

新苫的草房三間整，

秫秸障子夾着花。

院里肥猪哼哼叫，

男：
女：鷄鴨成群叫咯儿嘎。

男：房門上貼着迎春对，

女：紅紙金字写的甚佳。

男：上联写：

保証农业大增产，

女：下联配：

男：支援祖国工业化。

女：橫批上写着四个字，

男：
女：写的本是“富国兴家”。

男：屋里摆设多齐整，

雪白的墙皮是新刷。

墙上貼着新年画，

窗戶上貼着紅窗花。

女：头一张画的是拖拉机开荒翻新土，

男：二一张画的是婆媳灯下学文化，

女：就数那三一张画的好，

男：三一张画的是保家卫国、卫国保家、轉战南北、
人民的英雄胜利还家。

女：赵二嫂我喜气洋洋把年办，

树上的喜鵲叫喳喳。

屋里屋外我都拾掇好，

理一理头发我把围裙扎。

从外面取来两块猪肉，
准备些酒菜好款待款待我的他。

今年他生产更比往年好，
当选为劳动模范戴过大红花。

我这里给他做几样拿手菜，
一定叫他说我的手艺顶呱呱。

赵二嫂我引着灶火把菜谱想，
我要做川白肉、片肘花、溜白肚、炒豆芽，还要做
一个不咸不淡、肉烂汤肥的小鸡嫩蘑菇。

我想罢菜谱先把肉煮，
回身再来把鸡杀。

我这只芦花公鸡长的真胖，
浑身是肉冠子大，

厚厚的胸脯肥又嫩，
白净净的大腿没一点儿毛楂。

褪完了小鸡锅里嫩，
回手我又把白面发。

不觉天黑日头落，
我忙到外面圈鸡鸭。

鸭子上架嘎嘎叫，
小鸡上架跳跳蹦蹦。

二嫂我一面哄鸡一面查看，
咕咕头、豹花点、黑珍珠、九斤黄、毛毛腿，还有

一只大长尾巴。

男：她数来数去一只也不少，
从身后又跑来一只大芦花。

女：（文咳咳）这只公鷄是誰家的？

我的芦花剛才杀。

男：这只鷄蓝翎、黑尾、白花点，

女：血紅的冠子象朵花。

男：一样的人儿世間少，

一样的小鷄那算啥！

女：赵二嫂我扎煞胳膊忙把小鷄攥，

男：大芦花团团轉不离她的家。

女：（武咳咳）二嫂我一看心納悶，

伸手就把小鷄抓。

抱起小鷄我仔細看，

吓的我两眼发直叫声媽。

公鷄冠子上有顆黑痣，

可正是我家的大芦花。

二嫂回身忙把屋进，

从鍋里夾出鷄脑瓜。

仔細一看可就明白了，

剛才我錯把小鷄杀。

二嫂急的出了汗，

心里好象水翻花。

这只鷄不知是誰家的？

小春香不該錯抓它。

长这么大沒动过人家一針一綫，

錯杀了人家的小鷄可有啥話答！

有心把小鷄送归原主，

又不知原主是哪家。

杀的鷄大咱的鷄小，

会不会說咱取巧心刁滑。

我有心把鷄毛偷偷埋掉，

又覺着心里有个大疙瘩。

二嫂我想了半天无計奈，

(夾白) 算了吧，別想啦，我不說，誰知道！

把此事压在阴山背后永远別提它。

二嫂我端筐鷄毛往外走，

男：門外面回来了我赵长发。

女：一見长发回家轉，

二嫂我忙把鷄毛放地下。

男：长发我进屋就把素珍叫，

有件事可把人气煞。

咱們社养着小鷄三百整，

今天突然丢了一只大芦花。

家家都把小鷄养，

不知誰单把咱社的小鷄抓。

依我看偷鷄賊可不是別处的，

女：(惊問)是誰呢？

男：一定是老邹婆子她。

今年秋天她偷白菜，

亏你把她来揭发。

象这样小心眼儿真可恨，

社里的东西她啥都想拿！

女：赵二嫂我一听这句话，

心里头就象針来扎，

千不該万不該我一时大意，

千不該万不該叫春香把鷄抓。

她年紀小錯抓小鷄還倒可，
我不該不細看就動刀殺。
錯殺了別人的小鷄還倒可，
錯殺了社里的小鷄是愧对大家。
我有心對長發說了實情話，
又怕他不問青紅皂白把火發。
吵吵嚷嚷事鬧大，
叫大伙說七又道八。
知情的說是鷄殺錯，
糊塗人說我偷了社的公鷄殺。
老鄒婆乘火打劫把我整，
披上了賊皮誰能給扒。
二嫂我着急事難辦，

男：在一旁看楞了我趙長發。
素珍哪，往日我回家你有說又有笑，
大年下你不樂為的是啥？
莫不是忙年忙累了？
莫不是屋里屋外凍着啦？
再不然咱社里丟鷄你生氣？

女：二嫂我緊忙說沒啥。
你快進屋把桌子放，
趁着熱乎吃飯吧。

男：不言他們把飯進，

女：且說飯後的二嫂和長發。

男：長發我飯後脫衣去睡覺，

女：二嫂我默默無言也躺下。

長發他心里無事睡的快，

二嫂我翻来复去心里乱如麻。

天上星星无其数，

个个星星把眼眨。

星星都把我二嫂笑，

真叫我脸上发烧羞答答。

我心想闭上眼睛把觉睡，

芦花鸡就在耳边叫咯噠。

鬧的我心头蹦蹦跳，

怀揣个小兔子直蹦跹。

我睁开眼睛把屋里看，

黑咕隆咚看不見啥。

听了听丈夫他睡着了，

我翻身下地沒敢惊动他。

(报板) 赵二嫂又端起鸡毛筐往外走，

先把鸡毛往外拿，

倒出筐来好使用，

一到鸡架抓芦花，

偷偷送到社里去，

免得心里挂着它。

一不小心碰門上，

男：門栓落地响嘩啦。

赵长发睡梦之中被惊醒，

瞧見她站在地下把筐拿。

問了声是誰她不語，

再問声干啥她不答。

长发我起身近前仔細看，

不由我长发怒火发。

一堆鷄毛就在筐里放，
根根鷄毛是芦花。
不用人說我明白了，
社里的小鷄是你偷杀，
看往日你积极又进步，
看今天你这算个啥。

女：二嫂我听这话心中难过，
止不住两眼落泪把话答。
开言我把长发叫，
社里的小鷄是春香抓，
它和咱家的芦花一个样，
我没有细看一刀杀。
怕你发火没敢对你讲，
你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脾气发。

男：长发我听完素珍的话，
心里解去了大疙瘩。
明知小鷄本是抓错又杀错，
我假装糊涂逗一逗她。
错杀就该光明正大的送，
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难怪说妇道人家心眼儿小，
依我看这鷄定是你偷杀。

女：二嫂我听了这句话，
好象一块大石心头压。
果然是满肚子委屈他不体谅，
我这个偷名可没法擦。

男：长发我一见素珍她难过，

我的心也好像被猫抓。
素珍哪，你可别生气，
刚才我说的是玩笑话。
我知你为人勤俭爱劳动，
我知你处事公道爱社如爱家，
我知你不占尖、不取巧、不图小便宜，
我知你不能偷偷摸摸把别人的小鸡杀。
既然是杀错这不算错，
咱家还有一只大芦花，
女：我正要抓鸡偷偷送回社，
不料惊醒你把脾气发。
男：要送咱就正大光明的送，
偷偷摸摸那算啥。
送去吧来送去吧，
有错认错怕什么！
社里财产你能爱护，
一定会感动社员大家。
几句话说的二嫂把头点，
好像心里的石头落地下。
五更天明夫妻双双把“芦花”送，
社员们个个都把他们夸。

（根据王汪小说“鸡”改编）

農村開遍幸福花 (二人轉)

曉 紅

- 男：（胡胡腔）共产党領導人民把身翻，
女：人民当家作主掌大权。
男：全国农业合作化，
女：农民們淨过丰收年。
男：（喇叭牌子）唱一位农民名叫李长福，
女：他家住在小金川。
男：家里共有人三口，
女：老夫妻膝下一儿男。
男：老两口同庚今年五十岁，
女：儿子今年十八名占山。
男：李长福他在社里参加生产，
女：老伴給妇女社員把孩子看。
男：儿子今年初中剛毕业，
女：参加了农业生产种庄田。
男：全家的生活真幸福，
女：轉眼来到七月三伏天。
男：农社里挂鋤有閑空，
女：全家人院里歇凉把話談。
男：說話中勾起从前事，
女：李长福面对儿子講从前。
男：（四平調）从前我們不在此地住，
女：祖輩务农在輯安。

男：可恨日本鬼子占东北，
女：残害咱中国人民好可怜。
男：只害的妻离子散无依靠，
女：只害的冻饿而死躺道边。
男：只害的国破家亡身难保，
女：只害的亲生骨肉不团圆！
男：咱本是为逃劳工来到此，
女：屈指算来整整十五年。
男：解放后会往老家捎过书信，
女：去年冬底才有书信还。
男：才知你姑妈还在老家住，
女：一直住在荒山沟里没动弹。
男：荒山沟穷山穷水没发展，
女：他们生活一定有困难。
男：如果那里日子不好过，
女：就该接到咱这把身安。
男：咱村本是高级社，
女：生产搞的热火朝天。
男：（武咳咳）李占山闻听爹爹讲一遍，
一心要探望姑妈上辑安。
二老点头都应允，
一夜没话到明天。
清晨起来别父母，
二老送在村外边。
走了五里平宽路，
火车站不远在面前。
买票就把火车上，

車走如飛一溜煙。

（報板）兩天後到了站頭把車下，

又坐上汽車顛顛顛。

坦平的公路車跑的快，

轉眼之間到了輯安。

占山下車往西拐，

有座村庄在面前。

一座座住宅多齊整，

三趟街道平又寬。

村東就是小學校，

供銷社設在村中間。

也不知姑媽她家住在哪儿？

待我問信到人前。

占山我正然往前走，

見一位姑娘把水担。

一匹匹大馬井邊站，

一桶桶清水飲個干。

看姑娘年紀不過十八九，

油黑的辮子耷拉在胸前。

紅扑扑的臉盤賽蘋果，

亮晶晶的眼睛眉毛彎。

上身穿着花布衫，

一枝鋼筆別胸前。

天藍的褲子鑲紅綫，

高腰球鞋腳下穿。

貓腰不停把水打，

兩手緊把轆轤扳。

李占山走上前去面帶笑，
叫声同志我討个麻煩。
我本是行路之人問个信，
探望亲戚到这边。

女：（武咳）姑娘正然来打水，
忽听耳旁有人言。
順着声音看过去，
面前站着一少年。
长的是方面大耳赤紅臉，
身材魁梧肩膀寬。
两只大眼如清水，
身穿一套学生藍。
姑娘看罢忙答話，
請你把亲戚的名姓对我言。

男：亲戚姓姜本是村中坐地戶，
望求同志指点咱。

女：咱村姓姜的也有三、四戶，
不知你找的哪戶姜家对我談。

男：他老的名叫姜川礼，
他住哪院請你告訴咱。

女：你和姜家什么亲故？

男：我到姑媽家中来問安。

女：我問同志你貴姓？

男：我本姓李名字叫占山。

女：我問你家在哪住？

男：我家住在小金川。

女：（板）姑娘聞听心欢喜，